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甲子。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墳。廣東巡撫梁寶常奏。奴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蘇廷魁奏。粵海逆夷潛遁。當乘機速辦善後事宜一摺。著奕山等相度機宜。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奴才等。悉心查覈。如該御史奏稱。粵中傳聞逆夷為啞啊喇攻破。是以逆船紛紛遁回援救一節。業經奴才等。以得自傳聞。究無確據。曾於前次奏報摺內。聲明在案。是該御史所奏。合之粵中傳說。不為無因。惟該逆兵船。是否因此紛紛遁回。前已密飭查探。

茲據署大鵬協副將。及各處探報。前聞孟啊喇將𠸄國兵

頭戕害。𠸄夷遣火輪船來粵。趕回兵船巡船。駛至孟啊喇

應援之說。如果屬實。自不應有兵船駛至。乃現在𠸄夷兵

船火船。又陸續駛到三十餘隻。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東

開駛者。其餘灣泊各船。或云留泊香港。或又云亦欲駛往

江浙。據查探情形。似該逆夷船隻。駛回孟啊喇應援之說。

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訪聞得𠸄國之東。另有恩田國。相距

約三月水程。𠸄夷欲奪其地。被恩田國設計誘騙。於本年

正月內。殺斃𠸄兵萬餘名。現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語。又傳

聞逆夷先與咯布爾打仗。現在又與治拉拉拔打仗。有地

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奪回。該逆夷深恐喀布爾與治拉拉拔和好。又訪聞喀布爾與嗌啊喇各處。總名印度各等語。奴才等。竊思該夷在海外欺淩各國。因而各國與之為難。似係勢所必有。而現在查詢該國夷眾。所有嗌啊喇。恩田國。及喀布爾各情節。或稱得自風聞。或稱並無其事。其所言各地名。亦恐語音不無譌錯。一時殊難得實。奴才等。自當隨時再為查訪。如果探有確信。即當據實奏報。該御史又稱。選派鄉勇。厚集兵力。趕緊修築虎門礮臺。安置礮位一節。查虎門十處礮臺。前經奏明修復之法。必須由內及外。次第興辦。此時逆船若陸續撤退。留泊粵洋無多。原可

趁此購料興工。乘機趕辦。無如該逆兵巡各船。在本年二月以後。分泊各處洋面。未經東駛者。已有十六隻。其自三月後。至四月二十二日止。陸續駛來兵巡火輪等船。共計三十隻。除前報駛往閩浙十五隻。其有由閩浙駛回。及欲往閩浙尚未開行者。仍有十五隻。均泊於九州。三角。尖沙嘴各洋面。前已奏明在案。現又據該營聯續報。四月二十三日。由暎國新到三桅兵船二隻。中小巡船三隻。二十四日。新到中巡船一隻。二十五日。又新到最大三桅巡船一隻。礮位三層。約礮七十餘門。均泊尖沙嘴。是否駛往閩浙。尚未可知。以現在情形而論。統計粵洋留泊逆船。前後尚

有三十八隻。近來夷船逐日加增。虎門地接外洋。一經興工。該逆勢必阻撓。於事仍屬無濟。臣隨時相度機宜。一有可乘之隙。即當趁勢趕緊興修。以壯聲威而資抵禦。該御史又稱。省城東北燕塘墟。距省僅十餘里。其要隘莫過於城東之大沙河。宜築長隄。並於省城西南龜岡東岸。添設營兵一節。臣等伏查燕塘墟在省之東。約十餘里。地勢寬廠。向係官兵演礮之所。現紮廣西兵營盤。該處距河道較遠。尚非要隘。其迤東之得勝坪。龍船墟。及迤南之石牌。員村。程界一帶。岡嶺重複。較之燕塘墟。尤為扼要。各該處均早已分駐壯勇。至大沙河在城東。僅止數里。或附近村莊。

或地勢低窪。芽等。前已委員查勘。築隄諸多窒礙。且迤東之獵德。填塞河道。桃家園。洋桃地。及迤南之二沙尾。赤岡。均建有礮臺。河南之鴨墩下渡。亦建有土墩。各該處俱撥陸勇。河面復有水勇。來往巡查。足資守禦。至省城西南龜岡地方。本有礮臺。其迤北更有海珠永靖西礮臺。及新墩。竹排頭。鳳凰岡等處礮臺。迤南亦本有大王窖。龜岡礮臺。因上年四月。各臺均被逆夷所毀。至去年冬月。即均陸續修復。芽等。因龜岡地處中流。其勢尚孤。是以於迤西之東盟。迤東之南石頭兩處。又各築礮臺。為犄角之勢。分駐兵勇。操演大礮。芽等。復恐港汊紛歧。該逆船乘潮潛襲。又於

鼉岡下游迤南之滬窖。大石。三山窖等處。填塞河道。復於三元岡。蚺蛇洞。大岡邊。穗石。南亭。大石。大山。官山。官洲。崙頭。及鼉岡迤西之五斗口。大通窖。登洲。三坌口。西北之泥城。繒步等處。安設礮臺土墩。分布水陸壯勇。以上各路要隘。由管理團練局鎮道大員。督同文武員弁。相度地勢。訓練兵勇。逐日勤操技藝。按期演放大礮。聲勢極為聯絡。臣等。復輪流週歷各隘口。覆加校閱。考其勤惰。定以賞罰。體察現在情形。近省一帶。層層關隘。較之該御史所奏。益為周密。如有應隨時變通之處。臣等。自當熟籌妥辦。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覆奏。御史蘇廷魁條奏夷務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粵洋夷船。近日逐漸加增。所有近省各隘。必應嚴密防守。據奏上年冬月。均已陸續修復。即著該將軍等。嚴飭管理鎮道大員。督同員弁。相度地勢。勤加訓練。該將軍等。仍輪流巡閱。毋使稍有懈玩。至虎門為全省屏蔽。該處礮臺。仍著乘機修復。又所稱嘆國中。現除嗌啊喇外。復訪聞有恩田國。與該逆奪地起釁。干戈未息。及該逆與喀布爾。並治拉拉搬打仗各情。是否傳播有因。仍著隨時採明具奏。其自四月二十日後。陸續新到逆船。是否仍泊粵洋。或已駛往閩浙。一經探明。即行奏聞。

揚威將軍奕經奏。四月十六日。曾將獲到各夷。送交逆酋。

恭摺具奏。嗣因行至平湖縣。夷船已退出乍浦。復行折回。與續獲白黑夷人三名。共十六名。一併奏明。收禁省城各在案。此項夷俘。前此雖未送到。料該逆必有風聞。其獲到各夷。留禁在省。無論如何防範嚴密。總不免漢奸窺伺。借事造言。以惑衆心。且逆夷疊次送還被拘滿漢官兵。今將夷俘若復拘留。恐無以折服其心。並查所獲夷人。復經問訊明確。此內並無較大頭目。留之亦屬無益。似不如仍照前次辦理。趁此時概行送還。俾先知感。答奕經。齊慎。與浙江巡撫劉韻珂。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公同商酌。意見相同。不揣冒昧。仍由伊里布給與書函。將獲禁白黑夷十六

名。派委妥人。一併送赴招寶山。交還逆夷羅卜聃收領。該逆極為恭順。並稱即赴定海。稟知逆目嚨喁喳等語。並查

欽差大臣耆英。現在回浙。芊等。業已行知。遵

旨相機妥辦。再芊伊里布。尚須前赴嘉興接印。芊等。亦商定俟接印後。查明何處緊要。即在何處就近辦理一切。似較妥便。

硃批知道了。

乙丑。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五月初九日。臣於嘉定縣城。將吳淞海口失陷緣由。馳奏在案。旋於初十日。馳抵崑山縣境。查崑山為蘇松水路晉省要口。臣沿途收集散回兵丁。約計二千四百多名。軍械礮位。尚未全行散失。探得兩

日以來。夷船已進吳淞。未抵上海。據蘇松總兵周世榮面
稟。當時實已擊壞三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俱斷後艙。逆
夷有無沈溺。瞭望不清等語。查該逆犬豕性成。前在甯郡
時。尚以假仁假義。煽惑人心。及攻陷乍浦後。惟知恣意擄
掠。直是強盜。此次奪入寶山。一無所得。上海商民。遷徙一
空。該夷偵知無可貪圖。勢必分䑸四竄。松江一水可通。亟
當斷其來路。即飭提標中營參將許聯鑣。前營遊擊王鳳
翔。管帶升丁。馳回松江。於離城南門外六里之大陸涇地
方。築隄守禦。又飛檄壽春鎮總兵尤渤。即將所帶之兵一
千餘名。駐紮松江。相機防勦。此松江一路防守之情形也。

再查黃浦大江。南入泖湖。以達太湖。即通蘇州之葭衣浜。寶帶橋一帶。該處逼近省垣。撫臣程矞采。已派揚州兵在彼駐紮。臣又添派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管帶弁兵七百名。赴彼堵截彈壓。此一路湖汊紛歧。駕駛數百里。始到省城。寶帶橋形勢最要。該逆杉板船斷難闖進。此省城東南防守情形也。其劉河福山兩口。亦為通海要道。適臬司崇恩。由常熟海口。馳抵崑山。在舟中接晤後。即委令前往該二處。設法堙塞。絕其窺伺。此福山劉河防守情形也。至崑山縣境所轄之三江口。南達泖湖。北通太倉。東至上海。西為進省要路。該逆大船。雖不能行走。而大小杉板船隻。難保

其不駛入。然自青浦縣所轄之黃瀆地方。潮水即不能到彼。不能大肆鴟張。臣已督飭總兵周世榮。設法防範。並豫備破壞糧船一二十隻。實以泥篡。俟逆船到時。填塞河心。斷其來路。所有收集兵丁。除分遣外。尚有一千四五百名。足資應手。此臣駐紮崑山防守情形也。至續調防守浙江之弁兵一千名。臣已飛咨撫臣。留駐省城。以壯聲威。臣又聞湖北提督劉允孝所帶之兵一千名。不日可到蘇州。更足以資彈壓而安人心。總之該逆不敢舍其大船巢穴。深入重地。經臣前已奏明。縱使搶掠商船。編排木筏。膽敢內犯。而我之兵力。有所施張。不至如海口之徑攖兇鋒。當不

致再有疏虞。臣惟有竭盡駑駘。詳慎辦理。斷不敢稍存大意。重滋罪戾。以期仰紓

聖廑。

牛鑑又奏。署遊擊張蕙。左臂受火箭重傷。於嘉定途次晤臣。面稱該逆大兵船。連桅高有數十丈。船身三層。俱有礮眼。不見一人。其火輪等船。亦均不見一人。該遊擊與提臣陳化成督戰時。連用大礮擊中火輪船三隻後艙。提臣以為可以沈沒。閱時竟安然無恙。後又擊斷大船高桅一段。亦竟無恙。我兵用礮擊中大船正身。反將礮子碰回。斃我守礮之兵。提臣見此光景。頓足長嘆。自言事不可為。俄而

被礮子擊中左臂而斃。該遊擊亦受火箭重傷。並稱松江。吳淞。太湖之兵。傷亡最多等語。臣聞此言。痛哭椎胸。自怨自艾。該逆船雖如此兇惡。決不能駛入江口內地。自恨不能及早將寶山縣城搬空。以守吳淞之法。專用全力拒守東溝。或可制其死命。良由臣無才無識。貽誤至此。臣雖萬死。何足蔽辜。又臣於初八日卯刻。據崇明縣令稟報。該逆船有二十餘隻。在崇明洋面游奕。適署崇明總兵京口副將林明瑞。在太倉州舟中見面。臣飭令趕緊赴任。與現署總兵王士達。協力堵禦。並囑其將大船可到之口岸礮位。作速搬回。於適中扼要之處。厚集兵力。據險死守。該逆不

能攜其大礮深入。我之槍礮。始可得手。然而該逆志在擄
掠。崇明海外窮壤。非其垂涎。福山劉河各口。俱有淤灘。楊
子江有六百里之長。始通海洋。沙線曲折。處處可以擱淺。
均皆設有重兵。彼若乘木筏小船來犯。儘可聚而殲之。已
嚴飭各營弁。加倍小心防範矣。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調遣防禦省城情形一摺。逆船已進吳淞。
未抵上海。所有近省各隘。既據該督分派將備。帶兵前往。務當
實力堵截。毋稍疏虞。至崑山縣西為進省要路。該逆杉板船既
可駛入。尤應設法防範。該督擬將破壞糧船。實以泥簍。填塞河
心。是否足以斷其來路。且逆船如果駛進。兩岸皆須伏有精兵。

槍礮夾擊。始可制其死命。不得因該逆大船。不能深入。稍存大意。又片奏。遊擊張蕙面稟此次接仗情形。可見洋面接仗。我兵槍礮。即將逆船打中。亦屬無益。是以朕早諭及矣。而逆船轉能將巨礮安設大桅之上。居高擊我。其礮子能及若千里。此外杉板火輪船。是否亦有桅上之礮。該遊擊既係目擊身經。著再行詳細面詢馳奏。至崇明孤懸海中。現在逆船既在該處遊奕。著該督飭令署總兵林明瑞等。協力堵禦。務須加倍小心。是為至要。將此諭知牛鑑並程矞采知之。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竊奴才等於五月初七日。接據兩江總督牛鑑咨。調現駐平湖縣壽春鎮總

兵尤渤帶兵一千名馳赴上海應援等即飛飭該總兵先將河南兵一千一百名全數帶往嗣於初八日復據牛鑑移咨吳淞海口情形緊迫將總兵尤渤所帶官兵共二千名全行調赴上海俾作應援當復飛飭該鎮及陝甘帶兵官將甯夏兵四百名肅州兵五百名一併星夜帶赴上海豫備接應茲又接據江蘇巡撫程矞采移咨逆夷已於初八日攻陷寶山縣火輪船二隻駛入吳淞海口逼近上海縣城則黃浦江官兵不便行走應由嘉興馳赴蘇州以資捍衛查逆船既逼近上海蘇州省城即屬喫緊復飛飭總兵尤渤改道馳抵蘇州聽候調撥若該省尚須添兵等

等。業將調回省垣江甯旗兵八百名。撥往嘉興一帶。擇要屯紮。仍可就近調撥。至浙江省城。尚有征兵四千四百餘名。其續調廣西兵一千名。亦將次到省。堪資守禦。現接探報。定海衜頭。及岑港歧頭洋面等處。分泊夷船十三隻。又據象山稟報。先後由西南洋面。駛過火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均向東北外洋駛去。又據鎮海縣稟報。自定海外洋。駛出夷船二十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等情。查夷情叵測。其前犯乍浦船隻。現已由浙而北。進逼吳淞海口。該逆既有北赴天津之謠。且又添有夷船多隻。駛過浙洋。誠難保其不乘時多南風。連幫北竄。是江蘇迤北沿海口岸。均

宜從嚴守禦以期有備無患再督特依順現於五月十一

日自嘉興回省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續撥官兵赴蘇並近日夷船情形一摺

覽奏均悉逆夷現在攻陷寶山逼近上海蘇州省城緊要該督

撫等咨調壽春鎮總兵尤渤所帶官兵二千名著即飭由嘉興

馳赴蘇州以資捍衛至江甯旗兵八百名前已有旨諭令撤回

江甯駐防所有嘉興一帶著該將軍等另撥官兵前往防守現

在定海衢頭及岑港岐頭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隻又報

有火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向東北外洋駛去夷船二十一

隻在金塘洋面遊奕該逆來往靡常情形叵測該將軍等務須

嚴密防範。毋少疏虞。或乘此大幫船隻前赴蘇省之時。設法進勦。多方牽制。當可得手。仍著確探逆船蹤跡。隨時迅速具奏。將此諭令奕經特依順齊慎知之。

又

諭。前經屢次降旨。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夷船駛入。不得與之海上爭鋒。致難得力。計惟誘之登陸。我兵分路橫擊。或從背後抄截。自可制其死命。逆夷兩次侵犯臺灣。達洪阿等遵奉前旨誘令深入。然後勦擊。是以得手。本日據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恨不全力拒守東溝等語。是沿海堵禦。不能決勝。後路拒守。實關緊要。已可概見。現據奕經等奏。夷船多隻。駛過浙洋。並有北

赴天津之謠。難保不乘風北駛。著訥爾經額。禧恩。哈哴阿。托渾布。相度地勢。先事豫籌。務將前路兵礮。移置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厚集兵力。取而殲旃。當可大獲勝仗。斷不可沿海迎戰。再蹈覆轍。是為至要。另鈔原片。著鈔給閱看。至大沽以東。至山海關一帶。既難處處添增兵礮。設使該逆於海岸空闊處所。以小船裝載逆夷礮位。分路登岸。肆行滋擾。又將何以禦之。並著訥爾經額等。先事備防。勿留罅隙。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於五月初六日。行抵距江西一站之西安縣地方。恭奉

諭旨。著耆英暫緩起程。俟嘉興。乍浦布置諸務妥協。折回杭州省

城。協同奕經等加意防守等因。欽此。奴才遵即遞摺。於初七日。奉

到

諭旨。耆英著遵照昨奉諭旨。於嘉興乍浦一帶。酌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妥辦諸務。該大臣昨奏。外委陳志剛回稟。該逆不願戰禍。祇求通商。該外委既經面見逆酋。必非兩言而止。此外有何言語。並未詳晰聲敘。著耆英據實具奏。本日又據奕經等奏。請將辦理羈縻事宜。專交耆英辦理。著責成耆英妥為商辦等因。

欽此。遵即晝夜兼程。於初十日。旋抵浙省。伏思奴才材本庸愚。性尤粗直。當此夷務喫緊之際。不敢稍存推諉之見。今

欽奉

諭旨。令耆於嘉興。乍浦一帶。酌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並將羈縻
事宜。責成耆。妥為商辦。耆惟有竭盡犬馬愚誠。會同伊里
布等。熟商妥籌辦理。查嘉興自乍浦夷船退出之後。經地
方文武各員。撫綏彈壓。閭閻尚為安帖。惟嘉興為江浙兩
省咽喉要地。現在夷船尚在江蘇洋面遊奕。儻一有警報。
民心不無驚恐。耆擬即前往該處。與江蘇交界之平望一
帶。察看情形。扼要駐紮。以資控制。俟諸務就緒。即行折回。
屆期體察情形。或就近在甯郡一帶。籌辦羈縻事宜。至前
次夷俘。解回省城收管。現經委員解至鎮海交還。或藉此
恩信。易受羈縻。耆等惟有設法辦理。再外委陳志剛前赴

夷船面見首目郭姓除來往書信業經揚威將軍奕經奏

蒙

聖覽在案其首目郭姓曾向該外委言及該國不願戰禍祇求通商伊中堂待我們恩義甚好我國無不敬服現在來浙是何官職能否奏事所有曉諭之言我們尚須稟明我國全權之官商辦但恐伊中堂不能了結我們須先見伊中堂面商若有

欽差大臣還須在舟山同我國全權之官面商我們不敢擅行作主等語奴才以該逆如果情願息兵懇請通商若再求見奴才及伊里布時自應准其所請惟奴才不敢擅專相應先行請

旨伏候

訓示遵行再兹此次前赴嘉興除由京帶來佐領兵丁並杭州滿營官兵仍帶往差委外所有四等侍衛威齡並前由浙省派委隨同辦事之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六品頂帶管通綮山東沂州府知府陳晉恩在籍刑部郎中嚴違浙江石浦同知舒恭受浙江前任長興縣主簿嚴錦堂嘉興協副將福禧撫標中軍參將尚安泰外委陳志剛現俱一併調往以資差遣合併陳明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當經降旨著訥爾經

額等先事預籌堵禦並將自瀾河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前路之
機酌移後路該督於接奉後如何籌備以臻妥善著即迅速具
奏該發去籌議防勦機宜各條並著諭爾經額體察情形悉心
覈辦總期布置周密以操勝算而遏逆氛是為至要
一海口自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後路接應擬用察哈爾馬隊
一大沽南岸至山東連界之狼坨子一帶接應擬用察哈爾馬
隊
一北塘北岸至洋河口一帶於後路空闊處擇要來往接應擬
用吉林馬隊
一山海關秦王島後路接應擬用黑龍江馬隊

一北塘北岸後路。仍須接應。擬用胡超管帶陝甘兵內酌撥。

一天津城內少井。向係取汲外河。總督臨時似應移駐天津城外之賀家口一帶。屯兵紮營。且彈壓城外商船糧船。聲勢更為聯絡。

一逆夷船載馬匹。似不專為上岸乘騎而設。且又多置竹人。或即係火龍經所載真馬假人燒營之法。於上岸後發機衝突。其上岸處所。必在荒僻海沿。我兵瞭見。迅即飛報後路馳往。乘其半渡。易於攻勦。我兵復於近岸。相度地勢。埋伏夾擊。如猝不及伏。即先用火毬火彈拋擲。再用藤牌兵滾斫馬足。馬必驚逸。我兵再以槍礮橫擊之。使其人馬不能相顧。可期得手。

一大沽北塘南北。陂陀高下處所。宜多設疑兵。該逆見營盤旗幟屯紮。必併力攻撲。及至近前。卻係虛設旗幟。我兵恰繞出後路掩擊。使該逆猝不及防。或後路本未設兵。而前面反有游兵往來。待彼直撲。我兵又從左右抄擊。將該逆衝斷。首尾不能相顧。所謂前虛後實。前實後虛。左虛右實。種種出奇制勝。該夷必至驚潰。

一自澗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並沙岸漁戶先期密遣人與之雜處。儻夷匪於空僻處登岸。必劫令引導。即可誘入夾擊。再假扮商漁各船。為之引線。誘令夷船擱淺。臺灣制勝。即用此法。惟此等誘賊之人。必須親信弁兵鄉勇。加以重賞。方可密遣得

否則為夷所餌。不可不防。

一大沽北塘攔江沙外。夷船礮石不能及我礮臺。必用杉板多隻駛入。以火箭火彈。焚擊臺上之兵。魚網綿被。以之禦礮子。則不足。以之禦槍丸火箭則有餘也。

一杉板駛入內河。較之洋面攻擊大船。似易得手。或於水底暗伏水勇。用計鑿沈船隻。又於岸上多設槍礮。兩面夾攻。或用火毬火彈。焚燒其船。隨機應變。可期制勝。

一大沽海口。防禦嚴密。該逆自不肯徑進。必於閒曠處所。用小船載人。分起運送上岸。我兵聞信。自應分兵抵禦。但夷情譎詐。或佯於此處進兵。誘令我兵用全力堵禦。實則於他處復用船

運送礮位人眾。上岸滋擾。甚至夷兵登岸後。繞至我兵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總須先事豫防。思一萬全之策。方不墮彼奸計。

一逆夷於偏僻海邊。運送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擊。勢必攖其兇鋒。自應於岸上設伏抄擊。方易得手。惟沙岸一望平漫。豈能處處布置。該逆於無人之處。亦必不空開礮火。擬於岸上距村莊較近處所。擇地設伏。俟逆夷撲搶前來。或從兩面夾擊。或從後路兜勦。則夷匪離船已遠。必致驚潰。

丁卯。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駐紮崑山。兩月以來。據各路探報。初八日。在吳淞接仗時。擊沉火輪船一隻。又擊壞大

夷船二隻。沈擱沙灘。又擊斷大夷船中桅一隻。仍前駛去。
並查得該逆入寶山城後。點明各船轟斃夷人。約有二百
數十名之多。奉硃批這些十三年所辦運者亦係何等物件驅使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下船。旋
即陸續留住。補充斃夷之數。又於十二日已刻。報到該逆
船四隻。於十一日午刻。駛近上海縣城。夷匪數百人。即從
新閘登岸。繞進北門。該縣商民。久已遷徙一空。力不能支。
即於未刻失守。又於十三日午刻。據壽春鎮尤渤署松江
府王紹復稟報。該逆船由浦江駛入城外。礮聲不絕。該鎮
即將所帶官兵。出城分紮四隊。嚴陣以待。該守上城督戰。
見黃浦江面。由東南駛來火輪船二隻。奉硃批杉板火輪有若干有無大砲杉板船四隻。開放

揃樹緑遞逆

大礮五六十聲我兵見其將近東汉口岸開礮回擊該逆相持至申刻仍由原路而去

硃批：此北風甚是以上事甚不十分

伏查該逆兇狡異常見我兵隊伍整齊不敢近岸難保其不糾約多船去而復來臣已飛飭該鎮守嚴督弁兵實力堵禦務使計出萬全不使該逆有可乘之隙至由松江泖湖而進可以直達蘇州盤門外之寶帶橋逼近省城最為緊要已飭臬司星夜回省面商撫臣馳赴寶帶橋黃衣浜一帶分別堵禦其由上海之新閘至青浦之黃渡橋四江口崑山之三江口臣已節節

硃批：如何設伏

設伏預備滅運糧船多隻截其來路並面飭蘇松鎮周世

如有警報奏本附折

榮在於三江口地方屯紮營伍督率防勦所有劉河福山

兩海口。臣與撫臣會商堵截。不令一船竄入。現查上海文武員弁尚無下落。

牛鑑又奏。臣接准廣州將軍耆英咨稱。於五月十一日。自杭州起程。星夜趕赴嘉興一帶。擇要駐紮控制等語。臣查前檄調壽春總兵尤渤管帶之防兵二千名。本擬以一千名。留駐松江防守。以一千名派往蘇州省城。以壯聲威。業經奏明在案。旋因該逆已據上海縣城。松江萬分喫重。臣已飛檄尤渤。即將所帶之二千名防兵。全數留紮松江。以厚兵力而資攻勦。茲該總兵等。雖已擊退逆船。而逆夷詭譎萬端。所有該總兵所帶之兵。未便再行分撥。轉形單弱。

現在蘇州省城。尚未設有重兵。而湖北提督劉允孝。又無抵蘇的期。江浙脣齒相依。嘉興至蘇州。不過水程兩日。臣現飛咨廣州將軍耆英帶兵一二千名。星夜來蘇。以壯軍聲而安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上海失守。逆船駛抵松江城外。並查明吳淞接仗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逆占據寶山。將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陸續留住。補充斃兵之數。殊堪痛恨。前在吳淞接仗時。擊壞大船二隻。是否即係擱淺之船。該逆於十一日。從新閘繞進上海北門。上海遂已失守。該處是否有將弁防禦。曾否交鋒。現在文武員弁。作何下落。逆船由浦江駛入松江城外。

官兵出城。嚴陣以待。該逆開放大礮五六十聲。我兵回擊。逆船仍由原路駛回。既已接仗。何以並未擊壞該逆一船。其杉板船丈尺。約有若干。有無裝載大礮。據稱由上海新閘。至青浦之黃渡橋。西江口。崑山之三江口。均已節節設伏堵截。所奏亦未明晰。仍著該督逐條查明。並將如何堵截之處。迅速詳晰具奏。至松江由泖湖而進。直達蘇郡。實為省垣要隘。著牛鑑督飭文武員弁。併力防堵。勿令逆夷竄入。其附近各處港汊。亦應協力分防。切勿顧此失彼。又另片奏。松江防兵。未便撥往蘇州等語。昨已降旨諭令耆英伊里布前來協同籌辦。並諭令奕經於參贊大臣內。酌調一員赴蘇。統兵防禦。劉允孝所帶之兵。如尚未到。

著即探明催提。務令及早抵蘇。該督惟當公同商酌。保守省垣。並相度機宜。力籌攻勦。是為至要。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臣跪讀數四。不啻

面命耳提。仰見

聖明洞察。惟恐夷情詭譎。思慮稍有不到。即墮奸計。

指示周詳。莫名欽服。竊臣任事直隸。將及兩載。統計在洋籌防已閱年餘之久。於此間天時地利人事。均屬目擊。無不周諮博訪。悉心體察。折衷定計。以操萬全。即逆夷與警。而與文

武員弁再三提撕時時如有賊至不敢稍有疏虞現在江
浙等省警報疊聞屢奉
寄諭臣與在事各員見逆夷之猖狂莫不同深憤懣茲蒙
垂詢各處如何布置臨時如何策應並該逆呈遞字件必主見豫
定勿令軍民觀望士氣不揚仰見
宸算卓越早破奸謀臣謹將籌辦事宜分晰各條敬為我
皇上密陳之
一該逆如敢北駛其大船萬不能進口誠如
聖諭必將大船停泊沙外另用小船駛入查刻下潮勢微弱至大
不及一丈且夷情狡獪初到之時不敢即行深入必用火

輪船。杉板船。先行嘗試。聞在南省大率如此。臣已與鎮將等嚴約。該船如果駛進。務須以靜待動。以逸待勞。度我礮可及彼船。然後聯環施放。以重子擊其船。以窩蜂子擊其人。決不可一見船影。一聞礮聲。即行開礮。以致敵船逼近。轉有礮熱難施之慮。又南北兩岸。除河身中流外。均屬淺灘。北灘長有葦草。該逆詭譎多疑。處有埋伏。必不駛往。南灘一片空曠。潮來水漫。淺深不辨。擬於灘上安設小木樁鐵鹿角杈。另於岸上故張旗幟。作為疑兵。令彼揚帆奔赴。遇樁遇杈。皆可刺破其船。而火輪兵船。並可擱淺。是時礮擊火攻。兩俱得力。此預備逆夷小船駛進抵禦之策也。

一大沽南北礮臺。乃津郡門户。最為緊要。且多礮羅列。若

使礮臺被占。則我礮轉為彼用。誠如

聖諭。斷不可不加意嚴防。臣與鎮道熟計。礮之猛烈。惟土可制。前

經演試得加。眾將眾兵之所共見。因於各礮臺上。節堆土

壘。橫直兩層。前一層用直。在各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

各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

橫以木梁。復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

裝藥裝子。皆有遮護。可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

箭。眾將眾兵。皆知敵礮萬不能傷。更覺心定氣奮。北塘南

北兩岸礮臺。亦照此一律辦妥。查該逆所至拔猖。總因礮

如雨下。弁兵受傷潰散之故。今如此安置。則兵不畏礮臺

自可守。此各處布置避礮守臺之策也。（硃批[illegible]）

一臺既能守。則前路先鋒。可以相機取勝。而後路接應。自

然益加奮勇。前奏大沽北塘兩處礮臺。後路接應。皆係鎮

臣在前。提臣在後。兩提臣營盤與兩鎮臣營盤相去不下

二十里。臣與該提鎮等議定。設有夷船北駛信息。兩提臣

各酌留兵數百名守營。一面帶兵赴援。與鎮臣相距。均不

過二三里之遙。一則前路之兵。知接應之不遠。必能奮力

進攻。一則後路之兵。視賊勢之如何。可圖相機制勝。並於

各營分設銅鐵礮位。共計五百斤至千餘斤者。四十餘尊。

又一二百斤者。三百餘尊。並製有四輪兩輪礮車。可以裝載推挽。隨處接應。又每營分撥竹礮二百尊。是後路層層有礮。均已足敷應用。至礮臺所設礮位。大小相間。大者擊其河心之船。小者擊其傍岸之船。弁兵演練既熟。先後次第。皆有一定章程。且移礮撤後。明示其意。恐轉起畏懼之心。不言其故。又恐妄生疑慮。應請仍循其舊。可保無虞。此臨時預備後路接應之策也。

一大沽北塘兩處。地勢相同。設夷船駛入。我兵抵禦之具。其明用者。礮位為先。而以擡槍火箭火彈竹礮弩箭助之。並於河心木筏之上。安設二三千斤礮位。遣水勇隱身點

放。足以攻其船底。其暗用者。以大魚網多張。沉水五六尺。滿河皆有。使其兵船遇之而罣柁。輪船遇之而纏輪。則彼船進退皆難迅疾。勢必張皇失措。我兵攻勦益見得力。又備有網船百餘隻。堆積葦草。澆以硝磺桐油。已揀備精細膽壯之人。擬黃夜帶領水勇。由海河左右通海之鹽溝。繞至夷船後面。相風施放。以為焚燒之計。此各處預備攻勦之策也。

一該逆詭譎多端。各處猖獗。皆係乘虛而入。兼且散布謠言。聲東擊西。更易誤墮術中。臣與在事文武熟商。此間以大沽北塘為最要。其餘各小海口次之。設令該逆窺見大

沽北塘兩處。防範嚴密。無可得手。另用小船滋擾別處。係我分兵往應。輒用大幫駛進。此亦不可不防。現已議定狼坨子祁口一帶有警。則用南路之兵勇接應。澗河黑沿子一帶有警。則用北路之兵勇接應。大沽北塘屹如山立。不准一兵動移。緣各處小海口。惟三板船可以行走。且多係乘潮方可出入。攻撲較易。萬不可舍此顧彼。致涉張皇。並於大沽迤南道溝子之高橋地方。鹽灘埋伏鄉勇五百名。北塘迤南灘上之鹽灘。埋伏陝兵五百名。以備出奇制勝。此臨時持重。並設接應之策也。

以上各條。臣俱悉心籌議。嚴益加嚴。且天津郡城。尚存新

舊兵二千餘名○鄉勇一千名○現又蒙

飭調山西兵一千名來津○飭令太原鎮總兵善祿管帶○統計兵數○郡城足備防守○且可臨時相度情形○分撥接應○所有郡城

[illegible]

至葛沽一帶○沿河兩岸扼要之區○亦俱勘定設伏處所○擬每處安設竹廠數十尊○鐵廠十餘尊○分伏兵勇於河道曲折有所障蔽之處○設該逆竟用小船內駛○即可相機轟擊○以為萬有一然之防○至逆夷進口先行呈遞字件一節○該

如

聖諭○該逆若再北駛○與前歲赴津情形迥不相同○其要求既非情理○則收受即為猶豫○誠恐隳我士氣○關繫匪淺○如係違一

二人駕杉板船投遞謹擬遵
旨擲還。亦不傷害其人。儻用大輪船前來投遞。則該逆叵測之心
業已顯露。自應伺其動靜。準備轟擊。若用被脅商漁代遞
即遵
旨將字件密行呈奏。扣留人船。勿許放回。並擬探有夷船信息。即
先出示封港。無論本地與外來商船。俱禁止出入。免其誘
脅柁水。作為引導。臣萬不敢稍涉遲疑。有誤事機。抑臣觀
該逆伎倆。總以漢奸為爪牙。失事各處。均有漢奸內應。臣
督飭地方文武嚴定章程。編列保甲。城市鄉邨。俱委員逐
日輪查。務使外來奸匪。無可容足。郡城五方雜處。良莠不

齋並恐海口有事本地土匪冏風吹火藉端劫掠搖動人

心特諭令各紳耆於關廂內外分為二十局各自團練作

為戰民俱列名註冊使之守望相助平時即隨同各委員

分段稽查漢奸如有查獲立予重賞現在城廂內外各色

人等悉為官用人心固結之至斷不致為奸滑之徒搖撼

誘脅該逆縱詭詐百出若無漢奸內應自亦無從得手臣

滿洲世僕受

恩深重從不敢於

君父之前稍作過量之語惟兵弁振作士民安堵確有可信用敢

據實敷陳以期仰慰

宸懷。
訥爾經額又奏。正在繕摺間。接奉
廷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情形。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逆夷
不識路徑。可期勦殺淨盡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深恨逆賊披
猖。至於此極。仰蒙
聖主俯察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與濱海立城者情形不同。
飭令先事密籌。期於眾志鎮定。不可因寶山失挫。致懈士心。臣敬
領
訓示。深切著明。無任欽服。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海河。該逆大船

不能駛進。其一切布置。以及安設兵礮。逐層埋伏。逐層接應之處。已於正摺內明晰聲敘。伏念賊勢如此猖狂。尤在持以鎮靜。庶士氣益奮。人心益固。且該逆船上放礮。原係以多取中。非有一定準頭。臣所籌辦各事宜。總以先避其礮為主。今我兵站立得住。無慮潰散。設彼竟敢冒死登岸。則彼船在後。必慮自擊前面之人。不肯開礮。而我後路之槍礮火箭。大有可用。或從後抄擊。或分翼截殺。必當恪遵

諭旨。相機取勝。其澗河黑沿子等處。海口礮臺並安營之處。多係依傍村莊。緣無村莊之處。即無水可取。且附近村莊。團練鄉勇。近則可以隨營操練。同兵協防。遠則離家不便。現在

兵勇同處日久。均已聯為一氣。至各礮臺原設礮位二三十尊不等。臣前又分撥竹礮每處五十尊。礮臺不能容納。因一律排設於營前土壘之上。使該逆舍舟登岸。礮臺前面。一片淤泥。重壘刨空陷坑。勢難駐足。我兵乘勢施放槍礮。足可得力。所有前次奏明各處後路接應。臣現已豫備竹礮五百尊。分撥應用。以資攻守。至山海關一帶營盤早經移紮在後。臨海礮位。亦俱酌移後路。臣前又解去竹礮二百尊。新造擡槍一百桿。火箭二千枝。交鎮將存營備用。

並咨會

欽差都統哈哴阿查照在案。

諭內閣。著派賽尚阿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商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據訥爾經額奏。遵旨籌備一摺。又另片奏。查察天津地勢情形等語。朕詳加披閱。所議各條。尚屬周妥。其中有一二處。尚須究論。以臻盡善者。已派賽尚阿馳驛前來。會同該督面商辦理。著俟賽尚阿到後。與該督詳細籌畫。再行具奏。

戊辰。

諭內閣。江蘇海口。現有逆夷滋擾。天津濱海之區。自應先事豫防。昨經降旨派賽尚阿馳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商辦事件。賽尚阿著即作為欽差大臣。頒給關防。會同該督辦理防勦事務。巴清德那桑阿著隨同前往。乾清門侍衛托精阿伊克精阿倭哩

布。長山均著一併帶往。酌量差遣。俱著馳驛。遇有陳奏事件。巴

清德。那蘇阿。著一同列銜。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逆夷猖獗。天津海口。防禦尤關緊要。著裔用

遵。鄂順安。將該省所存擡礮擡槍。酌量挑選二三百桿。委員解

赴天津。交訥爾經額收存備用。儻該二省所存擡礮擡槍無多。

並著趕緊製造。陸續添補。其前調之山西兵一千名。經過河南。

著鄂順安催令迅速前赴天津。毋得稍有遲誤。

又

諭現在駐關之吉林兵一千名。著哈哴阿留五百名。在關防守。其

餘五百名。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又前駐高橋之

黑龍江兵一千名。著即飛調來關留五百名其餘五百名亦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並著於巴雅爾倭克精額烏凌額德齡阿富勒洪額。五人內。公同商酌三人。管帶前往。擇要駐紮。以資防禦。

又

諭。所有駐紮高橋之黑龍江兵一千名。本日已降旨調往山海關矣。著禧恩於大凌河馬匹內。再行挑選五百匹。迅速解往山海關。以備更換。

又

諭。昨據鐵麟等奏。豫備蒙古兵二千名。已駐紮口上遊收。聽候調

遣著飭令迅速啟程前赴天津所有直隸牧青馬匹著全數調回京師牧放並著該都統等酌量於上駟院太僕寺收羣內挑選二千匹派員管解來京牧放備用

又

諭前有旨諭經額布挑選吉林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挑選黑龍江精兵一千名候旨調遣該將軍等接奉後定已妥為揀調分派得力之員管帶矣現在逆夷猖獗有分艅北駛之謠天津重地不可不密加防範著經額布即將所挑吉林兵一千名派員管帶前往錦州高橋駐紮棍楚克策楞所挑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員管帶前往盛京駐紮以備調遣所有該兵丁隨帶器械

務須精良適用為要。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五月十一日。竹等因逆夷攻陷江蘇寶山縣。飛飭總兵尤渤帶兵改道赴蘇接應等情一摺。拜發後。旋接兩江總督牛鑑來咨。寶山失守。提督陳化成。業已陣亡。該督現在退至嘉定地方。竹等聞信之下。不勝髮指背裂。因思寶山為上海屏蔽。寶山失陷。上海甚難固守。蘇松一帶。兵民柔脆。人情必將震動。而上海距嘉興一帶。不過二百餘里。防守更屬緊要。查浙江本省官兵。向不足恃。其調到各省征兵。除尤渤帶去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陝甘兵九百名。又江甯旗兵八百名。已

撥赴江蘇豫備續調外。分防省城曹紹上虞以東及各海口兵勇。共計一萬四千名。刻下江蘇喫緊。似須再行調撥。以資防堵。惟撥數較少。仍屬無濟於事。撥數較多。則浙之虛實。逆夷偵知。又恐顧此失彼。奴才等再四籌商。江浙脣齒相依。蘇州尤為緊要。無已。先將現屯嘉興之江寧旗兵八百名。飭赴蘇州。聽候調遣。其嘉興一帶。居江浙兩省之中。亦須有兵屯紮。奴才等現在通盤籌算。省城為根本重地。所有駐守各路官兵。似不宜再有調動。其曹江紹興及上虞以東。前路兵勇。分在數處。亦難再撥。惟查有續調廣西官兵一千名。頭起業已到省。即令此項兵丁。暫駐嘉興候調。

並查尤渤所帶弁兵將官較少擬即派署參將史殷杏遊擊李偉業先行前往以資差遣仍俟江蘇解嚴再由芽等酌量撤回再連日據各路稟報夷船由西南外洋駛向東北而去者紛紛不一現在上海已有夷船二十餘隻定海衜頭等處停泊及駛出夷船約四十餘隻陸續在金塘羊山橫水各洋面游弈無定現又據象山縣營稟報自西南外洋駛來四桅三桅二桅等船十六隻亦向東北竄去大約夷船總在八十隻內外其形長圓不一並不似一國之船但逆船既多分竄沿海迤北各口岸均屬喫緊芽等已飛咨各督撫將軍節節加意防範至天津海口為畿輔切

近之臣。年來一切防堵事宜。節經
欽派大臣。審度周詳。該督及帶兵大臣。定能恪遵
訓示。布置妥善。設逆夷膽敢竄近。必將自取滅亡。惟夲等到浙半
年以來。身歷其間。所有該逆伎倆。見聞較為親切。該督等
或未能深悉。謹就所知臚敘五條。以備防堵之助。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天津貨船。皆能直抵關門。逆夷如敢駛近。宜以鎮靜防
守為要。凡係商漁船隻。皆宜聚於關內。勿使出入。免致奪
我船隻。資為夷用。且凡通海港汊。及偏僻小路。均宜派人
稽查堵截。毋令一人往來。以斷漢奸傳送消息。接濟糧食。

並令府城內外各店鋪連環取保其廟宇等處概不許容
留閒人庶不至造作浮言搖惑人心

一江浙地狹路仄雖於布列行陣勢不得不於沿塘近海
之處安兵防堵北方地勢寬展儘可於逆夷大礟不及之
地扼要安營並於高阜處搭設高架選為瞭望以次傳報
該逆最畏擡礟如敢豕突上岸彼之大礟一時不能運動
我兵用擡礟連環轟擊較為得力

一沿塘建築土墩不甚可恃逆礟力猛有準不過一二出
土墩便已坍塌且逆礟大半自桅頂施放憑空下擊我兵
雖藏伏墩後仍不能避或於營外建築土城庶可避其火

箭。

一逆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每當槍礮相持。煙燄迷漫之際。彼必多方從背後及兩旁繞出。或沖行陣。或截營盤。我兵腹背受敵。遂不得手。是宜先將各處小路。設法截斷。或撥兵瞭望堵禦。並加意防守營盤。我兵自不至有顧此失彼之虞。

一北方地勢既曠。逆夷登岸。必以大隊攻撲。我兵即須以大隊迎敵。該逆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槍。尖刀。背插火箭。其鳥槍以四桿輪替。為首者施放。第五人裝藥以次傳遞。聯絡不絕。我兵於正面攻剿之外。尤須於遠處多伏

馬隊從兩旁橫衝其陣彼必自亂並查逆夷慣用炸礮我兵易致受傷如臨敵之際地勢寬展宜各以數十人分為散隊進攻庶彼炸礮落於空地不致每發傷人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奏防剿事宜五條可備採擇茲先鈔錄原

奏發交訥爾經額閱看著俟賽尚阿到後會同相度情形酌量布置以臻周密本日已派賽尚阿為欽差大臣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剿事務並派侍衛巴清德那桑阿等隨同前往矣現在直隸兵丁尚須添派著該督於所屬各營挑選步隊兵丁一二千名前赴天津以資防堵更為周密現已調察哈爾官兵二千名赴津又調吉林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

帶。擇要駐紮。以壯聲威。所調山西官兵。著於河南一帶。迅速迎
提。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照蘇省現辦堵勦
事宜。經臣等節次請兵請餉。籌復上海寶山二城。以期稍
贖愆咎。所有應辦事務。如支放銀糧。添造槍礮。製造器械。
豫備兵糈。皆屬關繫緊要。臣等現飭藩臬兩司。妥議章程。
公同覈定。在於省城。設立糧臺。分別趕辦。其督理大員。本
省藩臬兩司。自是責無旁貸。惟藩司李星沅本任度支。已
屬不少。又管理江浙兩省軍餉數百萬兩。並會辦浙省糧
臺。實已刻無餘暇。臬司覺羅崇恩。現須來往各處海口。隨

時帶兵策應。亦有本任刑名案件。均未能專司坐辦。而蘇省又向無同城道員。除糧道已經押運啟程外。惟江甯鹽巡道黃恩彤。現署江甯藩司。未經卸事。其餘巡道。非專駐江海各口。即歷來管理河工。得手。未便調令來省。臣等伏查上年蘇州。奏設浙江後路糧臺。欽奉

諭旨。飭令原任湖北藩司孫善寶。辦理一切。於今半載。實力實心不避勞怨。其督製各件。無一不親加試驗。解赴浙省。並無遲誤。已經著有明效。刻下浙江軍務稍就輕簡。蘇省現設糧臺。與浙省前設糧臺。同在一處。若以該員就近兼辦。諸事必可裕如。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蘇省一時實乏大員。即令該員孫善寶會同藩臬兩司。
兼管蘇州糧臺事務。一應文案簿籍。各分界限。不任混淆。
將來報銷。亦復各歸各省。無虞轇轕。其崑山松江等處。應
設分局。以為轉輸。由臣等委員承辦。統歸糧臺綜覈。如此
則責成既有專屬。而公事得以認真。實於勦堵機宜。均有
裨益。
程矞采又奏。竊照逆夷於初八日。攻陷寶山縣城。即有逆
船二隻。闖入黃浦江內。當經臣由驛馳奏。並將省城防守
事宜。陳明
聖鑒在案。查上海濱臨黃浦。該處商賈輻輳。且設立防堵總局。存

貯軍火餉銀。所關匪細。臣一面飛飭該道營縣。暨調防將官。督飭弁兵。認真守禦。以期力保危城。並因松江郡城。現在較為喫緊。前次督臣奏調壽春鎮尤渤管帶兵丁二千名。先後由平湖行至松江。即一併截留該處駐紮。以資防守去後。旋據探報。十一日午刻。逆船四隻。駛近上海縣城。署提標右營遊擊封耀祖守備王嘉謨等。督兵守禦。力不能支。即於未刻失守。並據蘇松太道巫宜禊稟稱。該道因寶山失守。逆夷逼近滬城。當將總局餉銀文卷等項。督飭局員。運赴松江府城。並因該郡兵數無多。前往查看情形。即回縣會督文武防範。詎該逆已於十一日。進攻縣城失

守。該道未及入城。即馳回松江。保護糧餉。又據松江府稟。逆夷於十二日。駛進火輪船二隻。杉板船四隻。在松江南門外黃浦江內。開礮五六十出。經該署府王紹復。會同壽春鎮尤渤。督同弁兵。出城堵禦。開礮回擊。該逆因見我兵進隊伍整齊。即於申刻退出。現經華亭縣劉坦等將浦江進口要路。設法堙塞各等情。臣披閱之下。忿恨填膺。該逆既陷寶山。不數日又陷上海。進犯松江。實屬猖獗已極。現雖已由松江退出。難保不去而復來。且黃浦為至蘇要道。官塘則由青浦崑山。可以直達蘇城。外河則有澱山湖章練塘等處。湖面較寬。而港汊較窄。臣已飛飭各縣營於湖口

叉港等處。嚴督弁兵。晝夜巡防。並於官塘要隘處所。將減

歇應行修造糧船。駕往停泊。多購竹蔞蔴袋。填以土石。如

果該逆竄入內河。即鑿穿船底。沈塞河心。以阻其進犯省

城之路。惟山西湖北各兵。尚無抵蘇消息。省城兵力較單。

經督臣飭令徐州鎮王志元。帶兵七百名至蘇。即令在於

城外胥帶橋等處駐紮。並又奏明飛咨

欽差大臣耆英。帶兵前來。以為援應。其平望王江涇兩處。亦已飭

令安徽撫標官兵三百五十名。分赴巡防。此外福山劉河

兩口。俱係省會要津。現飭該官兵等防範加嚴。免致該逆

分艅四竄。一俟各路兵丁到齊。即力圖進取。克復城池。以

期稍贖前愆於萬一。伏念臣猥以庸材。謬膺封圻重寄。數
日之內。連城失守。獲咎匪輕。惟有請
旨。將臣交部治罪。以為兩次失地者戒。再該逆攻陷寶山。三日後。
始由浦江竄入上海。所有在城文武。查該縣劉光斗。守備、
王嘉謨等現無下落。其署遊擊封耀祖。是否嬰城固守。上
海道巫宜禊。是否藉詞他往。容臣另行分別查參辦理。
程矞采又奏。臣須准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來函。以逆夷
大肆猖獗。現已專弁給文。前往照會。曉以大義。示以利害
等語。惟該夷有無回書。現在尚未得悉。因思蘇州為根本
重地。大兵到尚需時。而夷船又至黃浦江。情形實為危急。

伊里布素為該夷悅服可否

敕令伊里布來浙將該夷暫示羈縻以安人心一俟各路大兵到

齊再籌攻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牛鑑奏逆夷闖入上海縣城失守已降旨諭

令極力防堵要隘本日據程矞采奏逆船駛近上海縣城署遊

擊封耀祖守備王嘉謨等督兵守禦力不能支旋即失守等語

覽奏憤懣該處兵弁究有若干何以尚未交鋒遽致失守現在

文武員弁作何下落有無逃避情事著查明具奏其各郡縣餉

銀文卷現已運赴松江府自不如運至省垣更為妥協又牛鑑

程矞采奏請蘇州設立糧臺一摺所有蘇州省城設立糧臺即

著派令孫善寶就近兼辦。仍會同藩臬兩司。稽查文案簿籍。勿令混淆。其分局轉輸。統歸糧臺綜覈。以昭慎重。前經降旨。諭令耆英。伊里布。馳赴江蘇。會同牛鑑等商辦一切。諒於接奉後遵照辦理。惟蘇州省城。為根本重地。松江。黃浦。及青浦。崑山等處。為入省要隘。處處均關緊要。著牛鑑等嚴督將弁。加意分段防禦。可勦則勦。當守則守。毋稍疏懈。以致再有疏虞。其調取湖北兵丁。著星速催提入境。以資協防而壯聲勢。

己巳。

諭內閣。著八旗漢軍。每旗各挑選神機神樞礮二十五位。共二百位。交欽差大臣賽尚阿。帶往天津備用。

江寧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奏。竊　等前因乍浦失陷。曾將衝要江城。酌加慎重緣由。繕摺於四月二十九日拜發後。茲於五月十三日。接准江蘇撫臣程矞采咨開。逆夷攻陷吳淞。直逼上海。而大隊逆船。仍泊吳淞。難保無分投滋擾。咨行加意謹防等因。　等接閱之下。不勝髮指。伏思江南省會。城垣遼闊。要隘殊多。現在旗兵。僅有二千一百餘名。其前經暫留浙省之兵八百名。如蒙
恩准撤歸。僅敷城垣防守。而京口逼臨江岸。近接省垣。為南北咽喉最要之區。該處連青州兵現只一千五百餘名。亦僅敷城中防守。如從前吳淞一帶。堵禦森嚴。長江之虞。尚可稍

飭。今既失陷吳淞。其近海之國山關。鵝鼻嘴等處。以及沿
江各隘。皆變為極險之區。當茲逆夷雖未入江。不但崑山
蘇州。水旱道路。可慮其侵。而由海通江。有崇明劉河等處。
縱謂沙淤水淺。逆夷大船。不能行進。而火輪杉板諸船。並
聞有新造竹筏。皆可便行。況係一水風帆。非同陸地可比。
是則京口重地。尤為可慮。等德珠布。係駐防西安滿洲世
僕。素知該處旗兵。尚稱強勁。當此長江可慮之時。請將西
安旗兵。調撥一千名。前來協防。庶幾得資保護。等復思凡
逆夷滋擾。先憑漢奸。探聽消息。縱或防守兵多。而奸細內
藏。終為所潰。前聞乍浦有失。即係漢奸暗為內應。故隨飭

守門弁兵。留心查看。曾獲面生可疑者數人。內臂有針刺

墨圈。鞫後又有月牙痕者。形跡可疑。現在飭縣嚴訊。以昭

慎重。並囑護藩司黃恩彤。轉飭省垣內外居民。結連保甲。

實力稽查。俾奸宄不能潛跡。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興倫奏。江甯京口重地。加意謹防一摺。據

稱江南省會。要隘殊多。京口追臨江岸。為南北咽喉最要之區。

逆夷雖未入江。甚為可虞等語。江南省城。現有旗兵二千餘名。

京口駐兵一千五百餘名。僅敷守禦。所請調西安旗兵一千名。

程途遼遠。恐緩不濟急。即使調齊。而以一千名兵丁。分隘防守。

亦覺單弱。無濟於事。惟有就本地原設兵弁。加意防堵。或激勸

本地土著民心同心防守。或於江河扼要處所。設法填塞。阻其

內犯之路。現已諭知揚威將軍。參贊大臣。酌撥兵丁一二千名。

前來應援矣。至漢奸為逆夷助虐。尤為可恨。該將軍副都統等。

務當隨時留意偵察。嚴行懲辦。以絕奸萌。

又

諭。據德珠布等奏。江甯京口重地。兵力較單。恐逆船入江內犯等

語。著奕經等。在統領各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管帶。速赴江

甯。交牛鑑等酌派要隘。以資防堵。毋稍遲誤。

庚午。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夷船於十二日。由黃浦江駛

抵松郡南門外。總兵尤渤奮力擊退。臣由驛奏

聞在案。臣連日以來收集潰散兵丁。已有四千五百餘名。臣以松郡為蘇省屏藩。復派撥河南安慶兵八百名赴松。統交尤渤布置防勦。又飭署松江府王紹復。將近城之東汊西汊二口門。相機堵塞。惟黃浦江接連三泖澱山諸湖。一片空闊。其各湖收口之處。最為淺窄。該逆大船火輪船。斷難闖入。惟杉板船。可由泖澱諸湖。直抵省城外之寶帶橋。先經臣派徐州總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揚州等營兵二百名。在彼駐守。尚慮兵力單弱。臣復派河標漕標兵一千二百名。赴寶帶橋一帶。統由撫臣調度嚴防。一面飛咨廣州將軍耆英。帶兵一二千名。迅赴蘇州。扼要控制。並咨揚威將

軍於嘉興防兵內酌派一二千名赴蘇應援以固省城根
本旋據鎮臣尤渤會同署松江府稟報十四日寅刻該逆
又以火輪船二隻二桅大船三隻駛向東汊似欲上岸接
仗該鎮即帶兵於適中之地排成隊伍相持至巳時逆船
連放大礮我兵均伏在地隨避隨前用礮回擊並用擡礮
火槍更番疊進該逆船始行怯退向西南駛去等情查西
南有斜塘口及橫羅涇二處大口斜塘口可通乍浦橫羅
涇口可通泖湖頃探泖湖已有夷船駛入測量水勢臣現
飛咨撫臣暨浙省嚴密相機勦截並飭尤渤督率將士始
終奮勵保守松郡務出萬全臣在崑山居中調度所有劉

河福山二海口。並關緊要。臣又於劉河口添派兵三百數十名。福山口添派兵四百數十名。與原駐弁兵。協力堵禦。以免分竄滋擾。

牛鑑又奏。據嘉定縣採報。上海城中。初九日已不知文武官員下落。殊為詫異。臣查上海失陷在五月十一日。何以初九日。城中即無官員。近接上海道巫宜禊稟稱於初九日。護送總局銀兩。至松江府。旋即折回。而逆夷業已入城等語。是否藉端避匿。容與撫臣查明。會同辦理。並確查營縣各官。何員並無下落。一併據實奏參。以警效尤而飭紀綱。臣身任軍旅。連陷城池。惟求

皇上加等從重治罪。臣不勝怵惶之至。又據嘉定縣採報。該逆現在吳淞塘岸。修理擊壞大船三隻。聲稱寶山一無所得。此行頗爲喫虧。扣留寶山精壯四百餘人。抵補傷斃鬼子之數。並有等候郭士利來到吳淞。再行定奪之說。

牛鑑又奏。臣正在繕摺閒。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逆夷意圖北駛。各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等因。欽此。臣查該逆船堅礟利。其礟置於桅上。所至開放猛迅異常。礟彈重有七八十斤者。實非內地火器所能抵禦。凡火輪船二桅船所能到之處。斷不可與之水上交鋒。

墮其詭計。惟有堅壁清野之法。宣諭濱海居民。悉遷入距海十里或二十里之內。我之大礮擡礮鳥槍。亦退設於深港較遠七八里之處。肅隊嚴陣以待。陸戰除小路津梁。填塞撤斷。截其竄入外。其總會及要隘地面。相度形勢。酌安兵礮。彼已離船走陸。所攜不過火箭洋槍。以我之大礮。轟彼之小船。該逆決不能敵。一經得手。士卒無不心雄膽壯。勇往直前。自可制其死命。此則避彼所長。用我之長。舍我所短。乘彼之短。於目前兵機。最為切要。合無仰懇

皇上飭下沿海各省統兵大吏。舍水戰而備陸戰。激勵將士。同心勠力。奮勇直前。逆夷自不能深入內犯。總兵尤勷兩次擊

退夷船。皆係備之陸路。堅壘以待。是其明證。

硃批。此朕早已料及。早經飭諭。奈沿海堵禦。總要與其海上交鋒。反致兇燄益張。徒損國威。為之奈何。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再犯松江。復經官兵擊退一摺。據奏十四日寅刻。該逆又以火輪船二隻。二桅大船三隻。駛向東汎。似欲上岸接仗。壽春鎮總兵尤渤。整隊相持。逆船連放大礮。我兵均伏在地。隨用擡礮火槍。更番疊進。逆船始行怯退。駛去等情覽奏已悉。惟泖湖已有夷船駛入。測量水勢。是現雖暫退。難保不別有詭謀。仍思一逞。該督惟當竭力防禦。不可稍存大意。所收潰散兵丁四千餘名。為數不少。尤當剴切激勸。俾人人思

奮。志切同仇。毋得稍挫銳氣。至蘇州城外之寶帶橋。係入省要隘。該逆杉板船。可由泖澱諸湖駛入。必應重兵駐守。所派徐州揚州及漕河各營之兵。尚嫌單弱。恐不足資抵禦。著該督即於收回各兵內。酌撥前往。協同防堵。當更得力。另片奏。此次逆夷攻陷寶山。一無所得。現在攻犯松江。意在劫掠。壘經尤渤帶兵擊退。該賊自可保全萬一。逆夷豕突而來。力難抵禦。亦必豫籌轉敗為功之策。前此寶山上海。一經逆匪入城。勢如瓦解。皆未能豫設埋伏之故。著該督酌量地勢。儻於松江近城處所。先伏精兵。以備接應。即使我兵不支。逆夷蜂擁入城。恣意擄掠。正可出其不意。揮兵進勦。可期聚而殲旃。惟該逆詭譎異常。尤須慎

之。又慎。不可稍有漏洩。所奏陸路堅壘一節。已諭知沿海各處。相機辦理矣。該督撫等自請治罪之處。暫緩置議。務須激勵將士。嚴密防堵。期於戰勝守堅。以贖前愆而圖後效。

又

諭。前因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謡。有旨諭令禧恩托渾布相度地勢。豫籌防範。現當南風司令。難保該逆不乘風北駛。盛京山東海口。係逆船必由之路。即難保其不分路登岸滋擾。該逆船堅礮利。斷不可與之沿海迎戰。若徒恃沿海之礮。擊退夷船。必無把握。該將軍等務當恪遵前旨。將前路兵礮移置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先以大小礮相機轟打。分路橫擊。或從背後抄截。庶可制

其死命。著各先事豫籌。毋致臨時貽誤。至盛京為根本重地。防範尤應加嚴。該處駐防。本屬無多。若僅於海口安設。後路無繼。斷難得手。著禧恩妥為相度。於各口扼要處所。將駐防那移安置。層層設伏。厚集兵力。俟其離岸較遠。聚而殲旃。是為至要。昨有旨挑備吉林兵一千。往錦州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往盛京駐紮。原以備天津調遣之用。儻盛京兵力尚單。著該將軍酌量截留。俾資堵勦。再前據僧格林沁奏。自備三盟蒙古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紮候調。萬一吉林黑龍江之兵。全赴天津。而盛京兵力不敷。即於此項兵丁內。酌量截留。以為策應。著該將軍通盤籌畫。速行奏聞。揚威將軍防夷各條。及牛鑑片。均著鈔給

禧恩托渾布閱看